

张国立

著

请给我你的眼泪，让我听听你的故事。

天使偷眼泪的



张国立

献给你超跨界的爱情狂想曲

爱哭的人，请小心阅读！

世纪出版集团
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张国立

著

天使偷眼泪的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序

我要的,和它要的

我把人生区分为计划和意外两大部分,前者是我希望得到,可能得到,也可能得不到;后者则是我从未希望得到,却又觉得尽管它意外地来到我面前,似乎应该伸手抓住一下。问题都出现在后者,因为我去——抓,住,一,下,没想到它抓住我很久。所以对此我又有了结论,人生可以再分为两部分:

我要的,和

它要的

什么是“它”?想了很多年,始终没有解答,只能说“它”就是意外。

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大约五岁时,由于没进幼儿园,每天在巷子内鬼混,那是人生中唯一的“无岁月”时代。我家住的是公家宿舍,为了增加收入,老妈把其中一间房租给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,他做生意,每天早出晚归,见到我会摸我的头,但不会把我抱起来举在半空中。某日晚上约八点多,他拿个杯子出房问我妈有没有热水,他要泡咖啡。当然有热水,他也泡了那种速溶式的咖啡,这时“它”出现,我迫切地想喝咖啡,和我妈耍赖,最后她被迫向房客要了点咖啡粉来,然后我得到

满足，第二天早上当然也发生老妈的惊叫声：

咖啡利尿，并且

容 易 尿 床

重点不在尿床，在于咖啡不在我的计划之中，“它”找上我，并且从此之后始终像影子般跟随我，变成和空气、水一样同等重要的东西。这里套用我的公式：

我没有要咖啡，

咖啡要我

虽说是“它要我”，不过我仍然有拒绝的选择权。五岁的尿床经历使我强烈地克制自己，用尽一切力量拒绝咖啡，直到十七岁，“它”仍没有放弃我。那年我在北投的复兴中学念书，秋天从台中转来一个新同学，他家不在台北，因此在校园附近租房子住，成为我们班上第一个不用，回，家的家伙，我们当然没事就窝在他的住处，当然，他有咖啡。“它”终于又找上我，并且从此没有再离开我。

也是十七岁，那年开始我记录下每一个意外。

第一个是海明威写的短篇集《我们的时代》(In Our Time)，这本书完成于1924年，也有中译本。我走在街上，上帝在云端朝我头顶，砰地，扔，下，这，本，书——上帝不可能送我书，但真实情况也差不多。记忆中，两个宽宽且烫得中央有突出线条的深色裤管走过我面前，裤管在末端打了折，下面则是双擦得吸亮，连鞋带的蝴蝶结都打得两头一样长的皮鞋。我在公车站牌旁看两个裤管晃过去，忽然有样东西落在我脚前，就是这本书，它原来应该落进垃圾筒，没落准，碰到垃圾筒边缘，弹到地面。

书要我

面对大学联考，看课外书籍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，意外跑来，我有两种选择，一是拿去卖给旧书店，说不定能换包长寿烟；一是收进书包，数学课时拿出来看看。我选择了后者。书如今仍在我的书架上，有时无意义地审视书架，看到“它”，我才心安。别问我为什么会心安，反正就心情平静，像把最后一口蛋糕塞进嘴里般，完成了。

差点忘记，十七岁还有件意外，那时家里没什么钱，但老妈把我安排得很好，几乎没烦恼过什么，不过我心中还是有个标准在那里：我家没钱。夏天时在报社工作的表姐，偶尔见到我，忽然说，要不要来我们报社送报。一开始好奇，况且为此老妈买了辆脚踏车给我，很兴奋地凌晨四点起床，在如今台北车站东侧天成饭店附近的报社前领报、套报，再骑上车去剑潭送报。讲起来是挺辛苦的事，可是意外再出现，我迷上报纸的那，股，油，墨，味，觉得每天闻到那股味道才会天亮。

油墨要我

大学毕业后一心想做生意，早忘记油墨，没想到，“它”没忘记我。生意失败，我走投无路，全身上下怎么摸怎么算，十五块钱。骑着二手机车在台北市里到处应征，有天中午从一家南京西路巷子里的公司面试出来，等下摊面试要到两点，见旁边有间庙，庙前挂着×××图书室的字样，便混进去想找个位子睡午觉，那里有很多报纸，我顺手拿了份看看。在此之前我从没看过中，华，日，报，有生以来第一次看，而且看到中华日报征记者的广告。包包里一堆空白履历表，我便填了寄出去，也参加考试，意外成了记者。记得第一天上班，我们新进人员到地下层的印刷厂去参观，又闻到那么熟悉的油墨味。

如今回想，也许潜意识里，油墨没有消失过，躲在大脑许许多多皱折的某个角落，一遇到机会便毫不客气地跳出来。

它要的，

没人能阻挡

小学六年级起我开始写日记，老师说能增进写作能力，写多了，日记的内容全是流水账般的日常生活，变得很无趣，十七岁后我便尽可能写下“意外”。所以，可以这么说，那是本意外，日记。

你们也许不相信，人生中的意外很多，多到后来我懒得写的地步，不过1994年4月28日，使我又重新想起“意外”。两天前华航的B-1816的空中巴士在日本名古屋发生空难，271名乘客中，仅7人生还。随即华航安排记者去名古屋出事现场采访，我是其中之一。那次的记忆很零碎，如今回想，印象里留下五个画面：

机场跑道一角带着焦黑色泽的飞机残骸

停机棚(或学校体育馆)内排得整整齐齐的尸袋

深夜街角的香烟自动贩卖机

飞机上坐我旁边某电视台记者睡觉时张开的嘴

等待进入停尸馆的外面走廊

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对事件本身的记忆如此有限？却记得当时的一件意外。当时日本记者、大陆记者、外国记者也集中在名古屋，上百个人等在走廊上，忽然有个日本女记者走来，脸色很差，可能她刚从停尸场所出来，她将一个大方形的大包包往我面前一放，说了声 sumimasen 便小步跑离开。那时我想她可能急着去洗手间，请我代为看管她，的，包，包，这也无所谓，反正等待中我也没事。她没有回来。

我没有要包包

包包要我

等了将近半小时不见她回来，而我也得进停尸场所了，这时遇难家属正从里面出来，哀伤出来的人和焦急抢进去的人挤在门口，很混乱，我没有多思考，背起那个“意外”包包随其他记者进去。晚上我回到旅馆，面对陌生的包包，我得“选择”，一是送去给日方协调人员或华航，由他们去找原主；一是我打开包包，看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之类的资料，再和原主联络。

那时我已转去《时报周刊》，依然当记者，好奇不会杀死猫，却绝对压抑不住记者的冲动，我打开包包。很多东西，有录音机、小照相机、笔记本、化妆包，也有两本书，一本是很厚很厚的空中巴士操作手册，另一本有些面熟，《In Our Time》日文版。

日本女记者自己来我旅馆拿包包，她一直鞠躬，我指指书，说我也有一本，她立刻两手将书捧至我面前，但我没收。

由于熟悉意外，总觉得这次意外应该有什么意义，第二天发完稿回台北，人陷入自寻烦恼的失神状态中，结果那则新闻中出了个乌龙，几天后周刊上市，接到读者来电更正，搞错了位当事人，至于使我失神的却是那时我已很久没写小说，几乎想放弃，却又见到《In Our Time》。

它，

想要说什么

还是写下去吧，写作不能带来财富，却能满足幻想。

年轻渐大，任何意外似乎都不再像意外，“它”仍未离开我，悄悄告诉你们，我又干起一桩很意外的事，我老婆称之为——神经病。我每

晚记录下几乎每一个做到的梦。

本来我没什么梦，大多一觉到天亮，否则就是心里有些事解不开，根本睡不着。总之，能睡着，便几乎没梦，或者有梦，到第二天早上已忘个精光。2008年开始，我记得梦了。梦这玩意儿，很牛、很闪、很没规则，它在睡觉的那段期间，非常深刻，一旦醒来，却能在很短时间内消失，像魔术变出的鸽子，哇，从帽子里真跑出只鸽子，又，哇，鸽子不见，怎成了一束花。

2009年8月中旬我和老婆去东欧旅行，第一站是奥地利，梦来了，每晚都来，是我以前没做过的那种梦，有剧情，有起伏。接着我们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，住在朋友闲置的一处公寓内，好奇杀死旅行者，我居然把笔记本和笔放在床头，一有梦，到某个段落，便提醒自己醒来赶紧写下，以免忘记。以下是那年8月23日至27日的梦的记录：

8月23日：回到小时候中山北路的旧家，入夜后房间变成另一种模样。

8月24日：又是中山北路，用衣架和偷酒的小家伙开战，他住右边的房间，不愿搬走。

8月25日：昨晚没梦？期待今晚的梦。

8月26日：赌国仇城般的剧情，出卖第一组的竟是那个酒女。

8月27日：陈雄殊？very funny。

即使我大致地记录下来，白天在火车上也会重新再默思一遍，不过很奇怪，后来再看笔记本，梦怎么愈来愈淡？

梦像传真机的纸

上面的字会逐渐模糊

那时我已在写这本小说，而且写了大半。回到台北后我大幅修改，把“我要的，和它要的”，都尽量放进去。当然小说仍旧：

本书中所有内容

包括人名和地名均属虚构

毕竟这还是本小说。

目录

序

我要的,和它要的

/1

一帖药

“男人都是些疯子,他们唯一的共同处就是这种表情。他们平时道貌岸然,总有一天他们发狂,绝望地扑向一个女人,然后在女人身上埋下他们因孤独、黑夜而产生的恐惧。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甚至不带欲望。”

——加缪,1913—1960

/25

二枚腰

“我接着等死又等了十五年,五脏六腑几乎都不灵,偏这颗心到现在还活蹦乱跳,你说,我要是能伸手进肚皮一把掐死心脏,该有多轻松。”

——孙思汉,山东高密,1922—2008

/49

三次面

“I love to travel, but hate to arrive.”

——爱因斯坦,1879—1955

/73 四碗汤

“你有没有看过老头子哭起来的模样，他张开嘴就哭，像小孩子一样。

我抱住他，他的身体也是石膏做的，硬梆梆，胡碴子刺我的手，大蒜味喷得我满脸。了解我为什么爱吃饺子吧，我爱大蒜。”

——Cuckoo Joe，台北某酒吧的酒保

/105 五千元

“把橄榄油倒进锅煮到六十度，千万别把油煮开，再把鱼放下去，小火慢炖。”

——赵若春，翡翠湾附近某餐厅服务员

/135 六个月

“人永远无法得知自己该去企求什么，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既不能拿生命跟前世相比，也不能在来世改正什么。”

——米兰·昆德拉，1929—

/171

七封信

“我真的从曼哈顿大桥跳下去……我想我已经失去爱的能力，那么，我想不如死了算了。所以一个晚上我到曼哈顿大桥上，几分钟后，我跳下去……不过什么事也没发生，我落在水里而且没死，于是我游泳上岸，回家洗了个澡便上床睡觉，甚至没人留意。”

——Tuli Kupferberg, 1923—

/207

八千天

“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都趴在沙发背上看窗户外面的太平洋，长大才明白，他真的在太平洋那边。”

——Lydia Chen, 1979—

/243

九件事

“我相信如果有叫做运气的东西，希望我运气好到没错过它。”

——《人生的十三个转折点》



一帖药

“男人都是些疯子，他们唯一的共同处就是这种表情。他们平时道貌岸然，总有一天他们发狂，绝望地扑向一个女人，然后在女人身上埋下他们因孤独、黑夜而产生的恐惧。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甚至不带欲望。”

——加缪，1913—1960^①



一艘私人游艇在菲律宾南方的民答那峨附近海域失踪，上面有三个乘员，生死不明。

菲律宾由七千一百零七个岛组成，民答那峨？

倪克一个人住在东北角的渔港，他不是渔民，不是农民，他只是窝在这里一栋三层楼的老透天厝里安身的废男而已，一个月租金一万元，都由姐姐直接汇给房东，他没见过房东，没和周边任何人发生关系，除了福隆火车站旁巷子内的钓具铺阿嬷。早上有时懒得早起，阿嬷会帮他留鱼，倪克爱马头鱼和石狗公。

他唯一乐趣是网络，唯一的专长是记忆，小学六年级时曾在三十分钟内默背下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，包括《前出师表》和《后出师表》；高一时能背下全校的通讯簿，包括所有老师的分机，但这对他的人生没太大帮助，大学照样吊车尾。直到接触网络，凡是浏览过的页面，几乎都记得，因此这几年他热衷于“人肉搜索”，成了这方面的达人。哎，达人的意思是，既非富人更非名人，玩着玩着，顶多是个无聊的家具人。忽然他发现一封扔在穷民网站的公开信，指名找“泥客”。这天他便坐在阿嬷店旁的网吧，和对方来往数封信，他开始专注于全球所有网站，试图从里面搜寻一个失踪的台湾人。

花了整个下午，倪克留意到菲律宾的这则新闻，失踪游艇上的三个人，其中一个可能是台湾人，不过他的姓怎么拼成“Tiu”？

新的消息一再出现，游艇是台湾造的，上个月五日由淡水出海，沿台湾东海岸到屏东后往南越过巴士海峡。此行目的在测试游艇性能，不过到达吕宋岛后，连续三天，船和台湾失去联络，最后，消失在民答那峨南方海域。

委托倪克的是游艇公司，两年前接到的订单，其间买主曾要求修改船上的电子设备三次，最后一次是交船前，因此即使已交船，台湾方面仍派一名同事随瑞典买主一起试航，理应到马尼拉后就折回台湾，可是后来断了消息。倪克传去他找到的讯息后，对方希望倪克能代表公司去菲律宾，如果找到尸体，也好在当地处理善后。

“我们的同事姓张，马来西亚的福建华人，到台湾很多年了。他的姓，用福建话念张再拼成英文就是 Tiu。”

好吧，Chang 是张，Zhang 是张，日本的 Cho 也是张，马来西亚的 Tiu 还是张。

倪克没去菲律宾，他只负责寻找，认尸或后续的事情与他无关。当然，还有其他原因，他没有护照，身份证早过期，没有驾照，没有健保卡，没有信用卡，仅有的悠游卡则什么也证明不了。

正要下线离开，另一封公开信出现在穷民，也指名找“泥客”。他再花两分钟看完信，罗丝？漂亮女孩的名字。走出网吧，倪克才推出机车便被阿嬷叫住，她特别为倪克留了把宜兰的三星葱和放养的土鸡蛋。忍不住地搂搂阿嬷，照例被推开，阿嬷喊：

“么寿，呷阮老豆腐。”②

阿嬷的丈夫已过世，两个儿子在台北和宜兰工作，她接手经营阿公留下的钓具店，以前得去挖蚯蚓找鱼饵，现在有专人送来寄卖，省去很多麻烦。阿嬷再三交待倪克，葱和蛋可以蛋炒饭，也可煎几张葱油饼，说着，她进屋去，一分钟后倪克的机车龙头上又多个塑料袋，两大碗白饭的分量吧。阿嬷始终担心倪克会饿死。

几个看起来没睡醒的女体走在马路正中央的行人穿越道，一个女的大腿上有草席的印子，一个比基尼泳装虽性感，可是眼皮肿着，第三个戴大墨镜，脚上的拖鞋显然不成对，两个穿海滩裤的排骨男孩跟在后面，其中戴洋基球帽的男孩嘴里碎碎念：

“一个人出来买便当就好，吃便当干嘛去店里。”

冰箱内还有什么？倪克右转猛地加油门向前冲，葱、蛋、饭，阿嬷交待，先热油，再炒蛋，二十秒，把白饭倒进去，最后加葱——不对，是先加葱还是最后加葱？管他，全倒下去，只要熟，就能吃。

前方左手有家水泥矮房，墙上白漆涂着：石花冻。倪克往后看一眼，蓝白拖踩刹车，野狼减速横过双线的北滨公路，停在门上张挂蓝红胶布棚的房子前。

“这个方子很普通，当归、白芍、白朮、柴胡、茯苓、甘草、煨姜、薄荷、丹皮、山梔。什么，你只知道当归？无所谓。中药里称这叫丹梔逍遥散，能够气平消火。”老吴晃着他翘在桌上的脚说，“人都有郁闷的时候，要平心静气呀。说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做，这就是我们中医这行混饭吃的本事，不过失恋的人麻烦，不仅郁，更有气。被另一半背叛，引发怒；不如第三者年轻漂亮，莫名的恨；见到自己男人搂别的女人，火攻五脏

六腑，灭火器也浇不熄了。

“我的方子光丹栀这些药草，不够，得加个药引子，把药效给提出来，像夏天去吃日本料理不是先来杯冰透的生啤酒配点小菜；像进川菜馆，先来个夫妻肺片配点高粱酒，意思一样，把食欲勾引出来，才吃得下、吃得多、吃得爽，逍遥散的功能才能百分之百发挥。”

找倪克的是太白中医医院的吴院长，他大约六十岁上下，两颊因长年刮胡子而带了点青青的颜色。要刮出这种色彩，一天要刮几次？倪克摸摸自己下巴，两个星期没刮了。

“药引是啥？好吧，我说个故事，明朝末年有位奇侠叫傅青主，他的老师被诬告，要杀头，没人敢救，只有傅青主徒步千里去北京上书，最终洗雪老师的冤屈。侠者义也，这年头给武侠小说搞得好像非得武功盖世才称得上侠，两回事。

“侠也有点天使的味道，暗中保护内心良善，外在软弱的人，有时也霸道，明明好事，却常做过头。

“傅青主也是一代名医，据说有对夫妻每天吵架，只差没搞出什么恶妻杀夫或是冷血丈夫雨夜屠妻之类的社会新闻。妻子凶悍，跟我老婆茱丽有拼，她可能骂老公骂太多，骂出病来。老公不计旧恶、以德报怨，像我，嘿嘿。他找傅青主救妻，傅青主便开了药方，交代药引最重要。

“听到没，药引。这药引透着点玄，是块石头，傅青主交待得不停地在陶罐里煮，直到把石头煮软，配药喝下才能发挥药效。这个愣头老公真相信，从早到晚守着火上的罐子，把块石头煮呀煮，要是扔只鸡进去，恐怕连骨头都炖没。老婆见到总算天良发现，从病床上撑起身子来帮